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二十七回 奸宰相主唆告變 賢御史細意問供

卻說宋四聽得呂相之言，低頭思了一想，感高公往日待己之恩，心中有些不忍。欲待不依此計，目下性命難保；若依此而行，不但得生，還有前程指望，又現得二十兩銀子。小人見識，怕死貪生，又復得利，那管什麼天理良心？卻不知老天賞善罰惡，再也令人猜度不著。你要秉了良心行事，分明投死，他偏叫你轉禍成福；你要壞了良心營求，明是發福發財的生路，他偏能化吉為凶。難是上天賞善罰惡的玄機，細究起來，都是各人自取。彼時宋四若要昧天良，不聽唆使冤枉主帥，挺身自認失馬私逃之罪，那錦衣衛的御史原係清官，必然原情奏主；神宗天子又是堯舜之君，一定念其無心之失，寬恩減罪，那宋四倒不至於死了。今日聽人主使，昧了血心，冤告恩帥，欲求生路，豈知反自尋其死。當下宋四忖了一回，說：「願依尊命。」復又問道：「小人到了錦衣衛，如此說了，堂上老爺若問有何憑據，小人卻怎生回答？」呂相說：「本閣也曾聞人傳說，自番國投降之後，北安王與高鎮國彼此來往，果有其事麼？」宋四說：「卻有之。那年秋間，番王請高幹歲活佛寺赴宴，雁門關文武眾官恐有不測，一齊諫言不可前去，高千歲不聽，說：『我乃赫赫天朝大臣，諒他不敢加害。吾命在天，豈怕草寇？若懼而不往，反被北人取笑。再者，既已投降，便是一家，列位何必多疑？』那時眾官苦苦攔阻不住，高千歲只帶了他的家將鄭安寧一人，幾個伏侍的兵丁，不過十騎，坦然而去，宴畢回來，安然無事。這幾年來，赴過兩次番宴了。每年二月十九日高千歲的生辰，北安王著幾個宗親大臣攜禮祝壽，今年卻是北安王親身來的。高千歲留宿夜宴，賓主十分歡暢。那北安王趁機哀懇高千歲上本奏主求放他四弟回國，高千歲卻不曾應允。次日，番王懷憾而去。這都是人所共知的實事。」奸相點頭道：「這就是個因由了。你就說：『近來高某與北番來往甚密，某日與番王夜宴，酒深人靜，二人如此這般私語，被我聽見，因此連夜來京，特投相府密告。』還有要言須緊記：錦衣衛那個御史甚清廉。此言他必不深信，一定生嗔把臉翻。萬一動刑究問你，你千萬緊咬牙關把痛耽。倘若是挺刑不住輸了口，你的性命立刻完。我命那呂用隨去幫護你，見景生情好進言。只要挺過這一次，管保你不久就出監。本閣駕前去上本，小小前程先作官。往後我再提拔你，顯爵大位也不難。本閣真心疼顧你，這也是與我前生有大緣。念惜你，無心之失多冤苦，子幼妻單更可憐。所囑之言須緊記，這條良計非等閒。依我之言行你事，管出虎穴與龍潭。」這奸相滿腹殺機腮帶笑，口比沙糖分外甜。宋四聽了這些話，滿心中感念恩德似泰山。只說：「小的難答報，只好是來生結草與銜環。」說著不住將頭叩，山響驚人碰破磚。奸相含笑說：「不必，我無非好生之心體上天。」回頭復又呼呂用：「與他鬆綁把繩寬。料他此時必饑餓，賞些酒飯與他餐。」惡奴聞言不怠慢，邁步連忙走向前。

呂用當下與宋四鬆了綁，奸相向惡奴丟了個眼色，說：「你就把我方才用的殘物取幾碗與他吃罷。」呂用會意，轉身取了幾碗肉食，兩對饅首，一大碗白米乾飯，用方盤端來，放在宋四面前。宋四連忙叩首謝過，半坐半跪，飽餐了一頓。呂用揀過傢伙，奸相又命取了三十兩銀子與他揣在懷中。宋四復又叩頭。當下奸相又低聲囑咐呂用一番，派了四個家丁跟隨，呂用押著宋四，出了相府，來至錦衣衛的衙門，役人等通稟進去。

這位御史老爺姓蘇名端，表字正卿，乃昭陽國母的胞弟，年才二十八歲。兩榜出身，經綸滿腹，義膽忠肝，理刑判事，明察秋毫。彼時聽得是邊關告密，事幹重大，不敢怠慢，速即吩咐秉燭升堂，排衙伺候。不多時，點響開門，蘇公升堂，吩咐將告密人帶來。青衣答應吆喝，下邊衙役接聲喊堂，告密人進。

四個青衣不怠慢，簇擁宋四進角門。上了邊磚走甬路，呂用後面緊隨跟。二人舉目偷睛看，只見那燈燭輝煌亮似銀。眾青衣抖索提繩丁字步兒站，一個個似虎如狼左右分。蘇公秉正居中坐，威嚴相貌似天神。青衣動手提宋四，如飛兩腳不沾塵。滴水簷前齊止步，二青衣左右扶持把手伸。倒揪著領子退兩步，咕咚一摔在埃塵。呂用旁邊忙跪倒，眾公人喊堂聲響振人心。宋四害怕扒在地，不敢抬頭面似金。蘇公坐上高聲問：「呂府的家丁有何云？」豪奴說：「此人名字叫宋四，他本是雁門關中一馬軍。特投相府來告密，家爺即便問原因。他告的事關重大非小可，我家爺不便多究命小人，將他送至部治下，審明同去奏當今。」蘇公擺手說：「且退。」呂用磕頭站起身。倒退幾步一旁立，兩雙眼不住的觀瞻蘇大人。蘇公坐上叫宋四：「你可是鎮國王高公麾下軍？有何重大機密事，夜投相府告何人？是非曲直只管講，據實從公莫妄雲。本衛善斷無頭事，專以明鏡照覆盆。但有隱匿支吾處，半字言差打斷筋！」宋四聞言連叩首，戰戰兢兢把話雲：「小人捨死來出首，也是我一點愚忠為主心。只因主帥高廷贊，近有私意暗通金。自從那年平定後，與番王宴會交遊似至親。今年二月十九日，北安王慶壽親身到雁門。高元帥留宿後堂同夜飲，彼此被酒夜深沉。將佐兵丁都散去，二人燈下細談心。番王說：『多承美意將孤助，沒齒難忘建國恩。』元帥說：『我在這裡為內應，各處的州縣投降不敢爭。』番王說：『鼎力相幫得大宋，與元帥願把江山一半分。』他二人不防小人在窗外站，還有些低聲小語未聽真。恍恍惚惚又幾句，大概是發兵南搶在來春。」宋四之言還未盡，把一位忠正的蘇爺怒氣騰。連拍驚堂聲斷喝：「奴才該死竟胡雲！若說別人有異志，本衛還可信三分。鎮國王本是開國元勳後，忠孝傳家直到今。東征高麗南定越，西退番王北剋金。三十年來功似海，百戰千徵萬死身。擎天玉柱差多少，架海金梁勝幾分。全虧他掃盡煙塵平四海，能夠君民共樂太平春。他素來立朝耿耿無苟且，為國忘家不愛身。所行所作諸般事，都是忠君為國心。善人之名傳四野，天下蒼生蒙厚恩。你這奴才，小小馬兵如狗豕，竟敢把血口來噴社稷臣！本衛猜度三件事，聽吾說透你的心。不是懷仇計私怨，定是懼罪暗逃奔，再不然就是人主使，受人買囑愛金銀。更有不對可疑處，所告之言半不真。你曾說：窗外暗聽謀反話，又說是：黃昏宴罷夜深沉。你並非中軍旗牌與侍衛，不過是營伍當差一馬軍，鎮國王貼身豈少人伺候，你這廝夜深怎得入中門？即此便是虛偽處，度理揆情定有因。今日既然投到案，怎容你信口胡言弄鬼神？據實招供倒無罪，只管實說主使人。冤有頭來債有主，與你無乾罪不深。再要支吾不實講，一條狗命莫想存。」這老爺，衝衝大怒連聲問，左右吆喝快快雲。惡奴呂用黃了臉，宋四那時沒了魂。張口結舌強辯辯：「怎敢虛言誣好人？」宋四還要望下講，蘇老爺，怒髮衝冠大動噴。

那蘇爺素日深敬高公為人，今日宋四此舉他就疑是仇家唆使，又見他言語遲滯，神色慌張，所以用話逼著追問。豈知宋四聽了呂相的囑咐，怕死的心盛，怎肯實言？不住的叩頭，只說：「小人所供是實。並非虛言。」

蘇老爺聽畢心如火，大罵：「奴才不近情！好意善言將你問，不肯實言等動刑。」老爺越說心越惱，伸手抓簽往下扔。衙役軍牢齊吶喊，向前來鷹拿雀燕一般同。拖翻按倒塵埃地，大腿臀尖擱上刑。兩個按著一個打，一個旁邊數的清。五板一換人六個，只打的肉綻皮開血水紅。宋四忍痛不改口，他還是冤枉連連不住聲。那時氣壞蘇國舅，雙眉倒豎眼圓睜。這廝潑皮真可惡，吩咐青衣看大刑。呂用一見說不好，心下著忙吃一驚。壯著膽子朝前走，雙膝跪倒在埃塵。

惡奴向前跪倒，呼：「老爺暫息雷霆，容小人一言上稟。方才來時，家爺吩咐小人說：宋四之言，半屬荒唐，蘇大人未必容他胡言亂道，一定動刑究問，不能得實。乞老爺且勿加刑，等明日一同奏主，請旨定奪。此時已打過三十大板，再動大刑，恐他不能擔痛，萬一不測，斃於刑下，這件事十分重大，死了活口，高鎮國何以辯白，家爺與老爺亦有不便。請老爺三思。」蘇爺聽畢，點頭道：「你家老爺所見極是。你且回去，稟你老爺，明日朝房會面，一同奏主便了。」呂用暗暗念了聲「夠了，夠了」，遂答應了幾個是字，站起身來，退出堂去。蘇公吩咐傳禁子將宋四釘鎖收監，掩門退堂。

到了次日五鼓，蘇爺起身上朝，同著呂相還有侍郎聞錦三人同進朝房，彼此敘禮歸坐。奸相先就開言，眼望著蘇爺，口呼國舅，

「昨日宋四那件事，學生心內甚猶疑。鎮國王素日多忠正，那廝之言未必實。呂用回家回復我，說是他提刑不招只叫屈。若想高公必無異，宋四的光景又如實。實是兩可不明事，國舅高明怎處置？」蘇公聽見投機的話，這老爺素往為人爽又直。點頭回言說：「正是，學生也是這般思。事關重大非小可，少不得同到龍樓奏主知。皇爺一定降明旨，且待我設法詳情審那廝。務必要曲直

從公請判斷，也不枉身受國恩居此職。」奸相隨口答應是，「全仗著大人神明鑒曲直。」這正是：畫虎畫龍難畫骨，知面知人心怎知？二人正自言未了，只見那侍郎聞爺把話提。

聞老爺向二人問道：「學生聽了這一回，不甚明白，二位所談，莫非高鎮國處有什麼事？二人見問，遂把宋四告密之事說了一遍。聞老爺驚訝非常，沉吟一回，搖頭道：「鎮國王斷無此事，宋四這奴才不是挾仇定是被人買囑。」呂相把手一拍，說：「國舅所見不差，愚意也是這般猜想，少時見駕，大家條陳一二。依吾拙見，且不必驚動邊關，只把宋四嚴訊，不怕不得實情。倘有叛情，拿問不遲。如若是假，先將宋四正法，然後奏主降旨，傳諭邊庭，以彰聖鑒。不但高鎮國分外感仰明德，竭誠報國，即在邊諸官亦自此莫不願盡悴於王事矣。」蘇聞二人聽了此言，十分敬服，俱道：「老先生高見極當，學生領教。」

列公，世間不獨萬物有陰陽之分，就是那壞人使壞也有個陰壞陽壞。那陽壞之人，料看官無有個看不出來的，不必饒舌。惟有陰壞，那些老爺們令人萬難測度。那呂國材就是得了這宗傳授。他心裡越與那人不睦，面上越與那人親近，更加一番春風和氣。一自那年為夢鸞小姐提親勾起舊恨，時刻要謀算高公，見了面分外親厚，背地裡與那些文武同寅提起鎮國王來，他卻極口稱贊，因此人人都說他與高公甚好。今日宋四告密之事，雖自呂府而起，人再猜不到是他唆使。他自以為鬼神不測，終究不能洩露，豈知機深禍不淺，任你善隱能瞞，不傻不呆，卻叫你自顯自吐，這也是老天治陰壞的一宗妙法。

當下蘇、聞二人聽了這些言詞，只當他是為國為民的賢相，不由的滿心悅服。